



中山大学80周年
1924-2004 The 80th Anniversary
of Sun Yat-sen University
伟人手创 山高水长

Sunshine on leaves

中山大学
学生文学作品选

树叶上的阳光

程文超
主编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

● 程文超 主编

树叶上的阳光

中山大学学生文学作品选

● 中山大学出版社 · 广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树叶上的阳光:中山大学学生文学作品选/程文超主编;张哲,郭冰茹,罗燕副主编.—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2004.10

(中山大学 80 周年校庆丛书)

ISBN 7-306-02396-9

I. 树… II. ①程… ②张… ③郭… ④罗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12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3077 号

责任编辑	舒宝明 李启文
封面设计	大象
责任校对	陈碧兰
责任技编	黄少伟
出版发行	中山大学出版社
	编辑部电话(020)84111996,84113349
	发行部电话(020)84111998,84111160
地址	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邮编	510275
传真	(020)84036565
印刷者	广东南海系列印刷公司
经销者	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规格	635mm×960mm 1/16 24.5 印张 320 千字
版次	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	4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

“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丛书”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延保 黄达人

委 员：陈玉川 刘美南 陈伟林 李 萍

徐远通 颜光美 陈汝筑 汪建平

许家瑞 许宁生 梁庆寅 喻世友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：程文超

副 主 编：张 哲 郭冰茹 罗 燕

参编人员：张 俭 郑园珺 申霞艳

“中山大学 80 周年校庆丛书”总序

李延保

今年 11 月,中山大学将迎来 80 年华诞。作为献给 80 周年校庆的一份厚礼,“中山大学 80 周年校庆丛书”正式出版了。

中山大学建立于 1924 年,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,原名国立广东大学。孙中山先生逝世后,为了纪念伟人,于 1926 年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。中山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人文底蕴的高等学府。80 年来,一代又一代的中大人秉承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,遵循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的校训,形成了以革命性、科学性和开放性为特色的中大精神,在中山大学的历史上谱写了一个个光辉的篇章,为中国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、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应有贡献。

“中山大学 80 周年校庆丛书”由《中山大学校史》、《中山大学医学教育史》、《巍巍中山:中山大学校史图集》、《山高水长:中山大学 80 年诗记事》、《校影》、《金声玉振:名人在中山大学演讲录》、《中山大学专家小传》、《学林英萃:中山大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资助者风采》、《相扶风雨 共舞朝阳:中山大学统战工作》、《康乐红楼》、《树叶上的阳光:中山大学学生文学作品选》、《青春南方:中山大学学生社团简史》、《邹鲁校长治校文集》、《陈寅恪诗词笺证》、《陈心陶百年》、《端木正文萃》、《书情画韵 山高水长:中山大学 80 周年校庆书画展作品精选》等 17 种书组成。这套丛书从中大历史、中大人物、校园文化、校园建筑和人文景观等不同方面,分别反映了中山大学 80 年发展的某一个侧影,展示了中山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独具的地位和影响,对“中大精神”作了一次比较深刻的诠释。它为庆祝

建校 80 年同时出版的另一套丛书“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”一样,是了解和认识中山大学的文献。

在庆祝中山大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出版这套丛书,具有深远的意义。通过这样一套丛书,广大师生员工、广大校友可以重温中山大学光辉的历史,从中深刻领会由一代代中大人演绎传承下来的“中大精神”所蕴涵的意义与精髓,并在新的世纪里发扬光大。今天的每一位中大人,肩负着新的使命,我们只有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山大学的光荣传统,珍惜和把握当前难得的发展机遇,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,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,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回顾 80 年历史的月华星辉,我们倍感骄傲与自豪。我们这一代中大人有责任把中山大学办得更好,以告慰创校先贤,以激励后学奋进,并将和海内外所有中大人共同努力,实现中山大学向 21 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。

2004 年 10 月 19 日

目 录

小说

我们是这样成长的	林 莉/3
对弈	衡 之/22
百年树人	杨昊鸥/25
孝道(外一篇)	尹小平/39
信仰	周路遥/45
判离的季节	张 俭/54
心旅	周继才/62
爱情童话	林智明/73
青春的沉默	喻 安/86
青春小调	郭冰茹/100
爱情曼陀罗	李晓燕/105
玻璃	王皓舒/111
尘土飞扬	韩振亮/125
穿梭	王皓舒/161
命运的轮回	陶 冶/169
厨师高狗	徐海容/183
大屋场	黄 灯/189
秘密花园	王媛媛/233
木鸟记	张 霖/242
一只爱上老鼠的猫	刘子茹/274
戏游蛙城	郑园琚/278

散文

我爱梵高	丘娴芝/287
假如他不再梦见你	李晓健/290
死亡之眼	王 润/295
玻璃做的夏天	戴 艳/298
两只刺猬的友情	汪倩倩/300
冬日里的水浮莲	杨 妮/304
随笔	温 莉/305
闲庭信步·说书店	林 莉/310
城市和树	洛影衡/313
中秋	蔡华峰/318
夏日阳光	高擢英/324
幸福修补者	熊翠菊/337
散文两篇	王 润/343
四月裂帛	潘韩倩/346
斗鱼时代	巫 师/350
家乡	程 璐/354
荒漠中的美德	王皓舒/359
拾取生命的碎片	许冬妮/365

诗歌

世纪一言:苍生(外一首)	陈海亮/371
亲和力(外一首)	陈伟华/373
溯	邓 雯/375
老街(外二首)	章 武/377
词五首	张 澜/379
源	黄 璇/381

小说

我们就是这样成长的

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斗志昂扬的诗,没有起伏跌宕的故事,但我们仍然会成长。

——题记

一、两极悖论之暧昧姿态

——林颖的故事

在我小的时候,每当做错事,妈妈就给我讲威严的皇帝如何把罪犯凌迟处死的故事,她习惯把这些故事讲得诡异和阴森,藉此把我唬住。但我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,不断追问她究竟什么是凌迟处死呢?是抽筋剥皮还是千刀万剐,罪犯是当场死亡还是哼唧唧地慢慢断气。显然,妈妈对我如此执迷不悟非常失望。你这古灵精怪的小孩,怎么就爱钻牛角尖,他死了就是死了,人家都死了几千年了,他怎么死的关你什么事!

当然是有关系的。我想如果我能知道罪犯究竟是怎么个死法,我就能对邪恶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,那我也许就会变得现实,进而简单很多。而不像现在,觉悟不高,想像力丰富,对任何事情都犹豫不定。

我有着极为诚实和谦卑的外表,但内心的叛逆、狂放、尖叫却从未停止过生长,像夜里不断蔓延的藤生植物。这是一个守在裸露和深藏之间的两极悖论。这种悖论的表现即是靠臆想度日,生活姿态显得十分暧昧和尴尬。

所以到了大四,面临种种选择,我顺从而又鄙夷。在我真正的思想里,这些选择都是布满地雷的潜在的陷阱,一不小心就会

玩火自焚，把自己引以为傲的前途都要赔进去。

我毕竟还是一个挣脱不了凡尘俗世的人，招聘会那天，我早早挤在了铺天盖地的人群中，高举我的简历，希望被单位领导相中。

突然，一个女子撞开了我的肩膀，挤到我前面的摊位，手里扬着自己的简历，像乞讨者扬着自己的钵。我揉着被撞痛的肩膀，咬牙切齿地盯着这个莽撞的女子看。她的头发很短，被染成黄色，并且用血一样酱紫色的头绳紧紧扎着。这么放肆的搭配让人触目惊心。

为什么！为什么不要女的！你这里又不是男厕所！那个女子忽然撕裂嗓音叫道。

在场的人都吃惊地望着这个女子，就像望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，眼神充满嘲弄。那个单位的领导吓得目瞪口呆。女子收起简历，正义凛然地转过身。于是，我看到了她那张妩媚而精致的脸。

离开招聘会之后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是多么崇拜那个女子啊，她敢把头发染成淡黄色，她能说出惊世骇俗的语言，她能指斥世界的不公和虚妄，或许她还能成为一部惊悚电影中勾引男人的艳情女主角。反正，她像是我从小就埋在心里的一颗种子，但我却鬼使神差地长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回到住处，我开始自己做饭。我做的饭菜很难吃，但为了离开妈妈，我不得不租下现在这个一厅二室的房子。我妈是个过于严谨的传统女人，她对我和爸爸付出着难以承受的呵护，她会用华丽的辞藻换掉我理性的文字，她希望我永远在她怀里听她讲那些富含深意的故事，但她不知道，我早已过了那个年龄，我受不了她这一套。终于我对她说，我已经大四了，我要尝试独立思考和生活的滋味。

我一边咽着色香味俱无的饭菜，一边读着响耳的信，这可是最好的佐料了。响耳应该属于那种知识渊博而毫不哗众取宠的男生。在上海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。因为我们背着一模一样的包，在过关的时候差点拿错了。

他在T大学念大四，按他的话，是土著上海人。他姓郭，他

崇拜曹禺，所以也就附庸风雅地把姓拆成两半，叫响耳。我说我来上海是因为张爱玲，响耳就带我逛了 18 条上海弄堂，他说那是张爱玲笔下的一曲铅华尽褪的华尔兹。和响耳穿梭在狭长的小巷中间，我确信一个幻想中的童话故事开始了。

跟响耳在车站分别的时候，我们握了手。他的手是冰冷的。

对不起，我很不习惯分别的场面。他说。

我们还能见面吗？

当然。

我们下次要再去周庄，那里有最美的黄昏了。

还有最美味的猪蹄膀子。你要多保重。

一上车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就一个星期，我已经在虚幻的童话世界里变得感伤而易碎。现实变成了玻璃渣子，我很费劲地把它拾起，却怎么也拼贴不出真实的形状。

回到广州我们一直通信，很少打电话，我们害怕声音破坏了怀念的气氛，惟有文字是朦胧和温暖的。这封信，他是用“丝米麻之”结尾的，他正在学日语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这时候，门铃响了。我急忙放下碗筷去开门。是房东阿姨。

林同学，打扰了。我带来一个姑娘，她急着租房子，你看你这边方便不？

.....

哎哟，反正有两间房嘛，你们凑合着住吧。

说着，房东阿姨把一个女生推进门。我差点没噎着，确实是那张妩媚而精致的脸，还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。

她煞有介事地深深望我一眼，那眼神有着穿透身体的魔力，就像妈妈讲的故事里灵魂穿透墙壁那样容易。

我叫朴水滴。

她丢下一句话朝我的房间望了望，就把行李搬到另一间房里了。

瞬间，我对卡夫卡笔下的 K 的遭遇感同身受。莫名其妙被人破门而入，我感到一些奇妙又像是注定的事情要发生了，我也许会因此而变得不一样。我的预感一向很准。只是，只是这个同屋女子的名字怎么跟她的人一样怪异呢？

二、游戏的规则之外

——朴水滴的故事

我原名叫朴家喜，我有两个弟弟，分别叫朴有志和朴有慧。在我稍微懂点事的时候，我就对妈妈给我起的名字怀恨在心了。除了俗不可耐之外，很明显，弟弟们拥有长志气的名字，而我的到来仅仅是为了给这个家带来福气的。妈妈很早就对我说，你是个丫头，你一定要生得模样俊俏，有一双巧手，将来才能找个好人家，我们家才光荣。

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村丫头。从小我就怕填什么籍贯，那是一种耻辱，我就像个流浪很久的罪犯在最后一刻供出了自己的罪行，然后被群众唾骂耻笑，继而被套上绞架环。妈妈在我小时候常让我去拾煤球，我滚得满身馅黑回家，对着镜子哈哈大笑。我一直把这当游戏，长大才知道是因为家里没钱买煤，只能烧别人家扔掉的煤渣。在我九岁的时候，爸爸不知怎的就去世了。妈妈曾让我退学，只有我退学，我的两个弟弟才能继续读书。虽然最后妈妈不知从哪里凑足了我的学费，但我还是恨她，我不能原谅她曾经有这样的想法，想要牺牲我去成全两个调皮捣蛋的弟弟。所以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，你妈呀，在你还吃奶的时候还想过把你送人呢！我深信不疑。

人家说性格决定命运。但对于我来说，是命运决定性格。我如今这样嚣张，反叛，极端，爱违反规则，爱出风头，多多少少是拜我妈所赐。

在我拿身份证的时候，我把名字改了。我确信，朴水滴这个名字能让我成名，只有成名了，我才能挣脱布满铜锈的枷锁，才能拆掉面目狰狞的纹架。

于是，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外表无比坚硬，让人想到冰冷的金刚钻，内核却极度脆弱，宛若一个蝴蝶标本，轻微的震动都会支离破碎。

我终于搬到校外住了。因为大四已经过去大半了，我还没有

找到工作。我害怕朋友来问我,我始终分辨不清他们脸上是善意的关怀还是邪恶的挖苦。就像堂吉诃德分不清虚实一样。

同屋的女孩叫林颖,她看我的眼神似乎带点宿命的味道。不过我不在乎,我习惯了别人这样惊诧的眼光。我看到她桌上的瘦肉土豆和西兰花就晓得她是个烹饪的低能儿,她手指里夹着信纸,优雅地站在那里。她应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吧?

房间不大,但还干净。在我收拾的时候,林颖拿来一些包装纸,把它们糊在窗户上。这房间的窗户玻璃是烂的,所以我才没住。她很和善地笑着对我说,我觉得她在刻意讨好我。她也许对我很感兴趣呢,这些大家闺秀一向想像力丰富。

收拾完房间,我给他打了个电话。我已记不清他是我第几个男朋友了。我也不需要记住。女人只需要保持一种昂首的姿态,越冷若冰霜越好,男人们不一定喜欢你,但他们喜欢这种姿态。

我和他每天都通电话,但只是约定第二天见面的时间。只要我多说一些话,他就变成开了闸的水坝,骄傲地滔滔不绝,直到你一声不吭地挂断他电话为止。我们就这样例行公事地约好明天下午到他家去。

虽然我和他认识有两个月了,在我的恋爱历史中已经破了记录,但我还没有去过他的家。我总认为家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,是完全不同与你外表的裸露的内核。触及到了这个隐秘之处,表示你将要面对赤裸的内核,或者身体。

现在,他就坐在我对面。面容憔悴,呼吸沉重。

水滴,为什么你总那么冷淡,让我觉得你并不爱我。

是这样吗?那你爱我吗?

当然了。我甚至时刻幻想着跟你……

哦,原来如此,那证明你并不爱我,你只爱女人……

那个周国平不是说过吗?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。他们何尝需要爱情,他们需要的是在所谓的爱情中占有的胜利者姿态。然后在某个骚动的夜晚,他们在快感的峰顶完成了某种欲望的膨胀。

我还是跟他分手了。是他提出的。我与其相信他要分手是由于我的冷淡,还不如相信是由于我没有贡献出自己的身体。这

样也好，人总是如此，东西一到自己手，就已经开始贬值了，希望的总要比得到的更好。

相识，注视，爱慕，牵手，拥吻，做爱，男女关系会在最后一个阶段嘎然而止，当然也会得到升华。这是游戏的规则，是我极其厌恶的方程式。我的思想终日游离在游戏规则之外，寻找某种依托的可能性。

三、正在坠落的理想

——段易伟的故事

到了大四，我对是否还能有理想已经很怀疑了。我变成一个老生。老生，是个什么概念？就是没有女友没有钱，在夕阳底下的校道上，看那些有着花开一样表情的新生走过，心生嫉恨。胳膊上挎着残破的行囊，里面压着华丽的简历和比干枯的池塘还要寂静的沉默。

我当初选择了物理系，真搞不懂是无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。从小到大，当物理科的科代是我惟一值得炫耀的资本。我思维敏捷，速度惊人，被老师们一致认为是块上好的物理料子。所有的物理比赛，我都一力承担。伙伴们心甘情愿对我俯首称臣。这种近于盲目的一致性引起了一种叫惯性的现象，导致我读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填了物理系。殊不知，在我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之下，物理已经悄然隐退了，像雨水遭遇热量就迅速蒸发掉一样。所以说，选择了物理纯属意外，而这次意外对我的意志造成了很致命的伤害。

有人说，上帝在这里关上了门，就会在别处开一扇窗。作为新生的我对理想还是很虔诚的。我决心要做一番事业。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潜伏着铄石流金的生命岩浆，一旦得到诱发和机遇，就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一时的挫败可能是日后胜利的种子。所以，尽管自己是物理的手下败将，但我确信自己还是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的。于是，我参加了学生会。

新生嘛，当然要沉得住气，表现出一种没有野心的实干精神。所以每次活动，我都是兢兢业业，埋头苦干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终于等到学生会的换届选举，俗话说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想我一直是个副部，并且尽忠职守，怎么也有两把刷子，我决定竞选部长啦。

真巧，那天在报名处见到了林颖，初中时候那个对我们循循善诱的女班长。我们恐怕有五六年没见面了吧。你，也是来竞选的？我有点担心地问。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，是啊，终于有机会跟你较量一番了。我立刻增加了危机感，那，我真是幸运啊。她咯咯咯地笑了，你当然幸运啦，如果我参加了，你还敢报名啊。我犯傻了，那你是？我是工作人啊，她边说边将手里的报名表递到我眼前扬了扬。她真是一点都没变。还是那么狡猾，偶尔有点调皮。走的时候，她还大声对我说要加油啊。

那次换届选举宣传得沸沸扬扬，真可谓空前的盛世。我铆足了劲，没日没夜背演讲稿，想像着自己终将成为鹤立鸡群的一类人物。然而，现实还是跟我开了个玩笑。我落选了。击败我的人来自学校闻名的大系，难道因为物理系的地位太卑微了？林颖走来说，没关系，你表现得很不错。我愤愤然地说，不就是大系那点资本吗？我不在乎。林颖惊讶地看着我，连连摆手说不是这样的。你不能这样想。你要知道，现场的老师对你都没什么印象，你想要他们相信你也太难了……我满心狐疑地望着她，她一个劲地点头说，易伟，你应该从你自身找原因的啊……是吗？真的如她所说的吗？也许我的能力真的还差那么一点？

我大学的这3年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在这3年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，大多数悲剧总是沿循西西弗斯的模式，从接近理想的顶点坠落以便展示价值的毁灭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有个女朋友，于是她出现了。她也来自大系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挺起脊梁做她男朋友，因为在她向我求爱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她身后所谓的“院系背景”击得粉碎。我把她紧紧抱在胸前，我要开始我最纯洁最平等的爱情了。

她是个很优秀的女生，我跟她一起还是很有面子的。但是她有个并不讨好的地方，好强，好强得近乎逞强。女生怎么都行，就